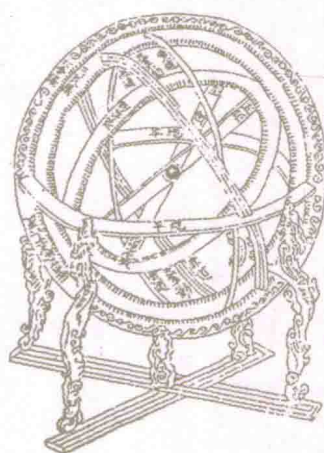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方技史

增訂本

下冊

趙洪聯 著



中國方技史

增訂本

下冊

趙洪聯
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 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方技史:全2册/赵洪联著.一增订本.

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7.7

ISBN 978-7-5458-1474-3

I. ①中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科学技术-技术史-中国-古代 IV. ①N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8545 号

责任编辑 陈 雯

封面设计 邨书径

中国方技史(增订本)

赵洪联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×1000mm 1/16 印张 70.75 字数 1,250,000

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1474-3/N.1

定价 280.00 元(全 2 册)

第三编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

第十六章

方技的异名

本书将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，作为方技史中的一个独立时期。

唐史臣修撰《晋书》，为方技人物所立的专传，取名《艺术列传》；“录其推步尤精、伎能可记者”，“艺术”为方技的一个异名。

南朝范晔撰《后汉书》，已立《方术列传》二卷。但南朝四史五书，均无方技人物的专传。在这段时期，南朝阮孝绪作《七录·术伎录》，将《汉志》“术数略”、“方技略”合并为“术伎”，“术伎”是方技的又一个异名。

北齐魏收作《魏书·术艺列传》，收“方术伎巧”人物入传，“术艺”也是方技的另一个异名。唐初李百药编撰《北齐书》，置《方伎列传》一卷。而唐朝官方修撰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时，对相关内容仍取名为《艺术列传》。

唐史臣修撰《晋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，均设立了《艺术列传》。不过，唐史臣使用的“艺术”一词，并没有得到后人的青睐。五代官方修撰《旧唐书·方伎列传》，立“术数占相之法”，“兼桑门道士方伎等”，还是选择了“方伎”一词。

自陈寿撰《三国志·方技传》以来，史家并不是固定使用“方技”一词。南朝人于方技，或作“方术”，或作“术伎”；北朝人于方技，或作“术艺”，或作“艺术”。“方术”、“术伎”、“术艺”、“艺术”，这几个方技异名的呈现，表明这一时期“方技”一词的变化。笔者就将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，称为方技的变化时期。

第一节 《晋书》以“艺术”名方技传

《晋书》，唐房玄龄等撰，立《艺术列传》一卷。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的“艺术”，有“技艺”、“技术”的涵义。《礼记·乐记》曰：“德或而上，艺或而下。”艺指与德相对的“而下”者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说“形而下者”是百姓日用的“器”。而“器”的制造依靠的是“技艺”，故艺指“技艺”，“技艺”即“艺术”。《晋书》用“艺术”作为方技传的一个异名，并不是唐史馆臣的标新立异，而是采用了南朝佛教中的一个常用词。南朝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记支谦曰：“世间艺术，多所综习。”^①后慧皎在《高僧传》中将这句话写作：“世间伎艺，多所综习。”^②在南朝的佛教典籍中，“艺术”即“伎艺”，指的是如《佛医经》和《摩登伽经》所涉及的方技。

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序曰：“艺术之兴，由来尚矣。先王以是决犹豫，定吉凶，审存亡，省祸福。曰神与智，藏往知来，幽赞冥符，弼成人事；既兴利而除害，亦威众以立权，所谓神道设教，率由于此。然而诡托近于妖妄，迁诞难可根源，法术纷以多端，变态凉非一绪，真虽存矣，伪亦凭焉……今录其推步尤精、伎能可记者，以为《艺术传》，式备前史云。”^③这段不长的序文，说了几件事：艺术“是决犹豫，定吉凶，审存亡，省祸福”的凭借，即谓艺术是卜筮之类的术数；艺术的产生是由于“神道设教”的需要，其中有真有伪；艺术始见《左传》叙梦、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；“法术纷以多端”，“迁诞难可根源”，即谓艺术包括神仙、讖术之类“小道”；《晋书》收录了天文、算历等技能可记者，为《艺术传》。据序可见，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论述的范围与《三国志·方技传》论述的范围是一致的，故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的“艺术”，是方技的一个异名。

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共为二十四位方技人物立传。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载：“陈训，字道元，历阳人。少好秘学，天文、算历、阴阳、占候无不毕综，尤善风角。”^④又载：“台产字国俊，上洛人，汉侍中崇之后也。少专京氏易，善图讖、秘纬、天文、洛书、风角、星算、六日七分之学，尤善望气、占候、推步之术。”^⑤又载：“索统字叔彻，敦煌人也。少游京师，受业太

① 僧祐：《出三藏记集》卷第十三，《佛藏要籍选刊》本，第2册，第419页。

② 慧皎：《高僧传》卷第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6页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，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，第8册，第2467页。

④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，第8册，第2468页。

⑤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，第8册，第2503页。

学,博综经籍,遂为通儒。明阴阳天文,善术数占候。”^①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记载的这些人物,与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、《三国志·方技传》所载完全一致。这表明无论史家使用何种专名为方技人物立传,方技人物都是一批“医历星筮”者。

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又载:戴洋,字国流,吴兴长城(今属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)人。三国吴末为台吏,知吴将亡,托病不仕;后亦共事晋武帝。及元帝将登阼,又与太史令陈卓一起,为元帝登位择日。然好道术,妙解天象占候。戴洋曰:“今年官与太岁、太阴三合癸巳。癸为北方,北方当受灾。岁、镇二星共合翼轸,从子及巳,徘徊六年。荆楚之分,岁镇所守……今年六月,镇星前角亢;角亢,郑之分。岁星移入房,太白在心;心房,宋分。”^②戴洋说“今年官与太岁、太阴三合”,真是有点唬人的味道。戴洋又解释说:“今年六月,镇星前角亢……岁星移入房。”故戴洋所云“今年官与太岁”,“年官”指“镇星”,“太岁”指“岁星”,如其所说“岁、镇所守”。又,太阴即太岁,古人假想用于记历之星,不存在太岁、岁星的“二星共合”。因戴洋又云“太白在心”,故戴洋所说的“太阴”,当为“太白”。戴洋占候讲镇星(土星)与岁星(木星)、太白(金星)“三合癸巳”,因癸又作北方解,故云“北方当受灾”。但这种解释又引出另一个问题。自古占候,岁星所在为吉,唯对冲、失次为凶。戴洋却讲岁星与镇星、太白“三合”当受灾,如此妙解天象,可谓胡说。

唐史臣始将佛教人物纳入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中。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载:佛图澄,天竺人,少学道,妙通玄术。常服气自养,能终日不食;还善诵神咒,被称为大咒师;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,与中国道人无异。单道开,敦煌人,自云能疗目疾,就医者颇验。僧涉,西域人也,虚净服气,不食五谷,善使秘咒。鸠摩罗什,天竺人,世为国相,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,妙达吉凶。昙霍,不知何许人,也有道术,言人死生贵贱无毫厘之差。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中的这五位佛教人物,基本是照传统方技人物的形象描述的,《晋书》称之为“外国道人”。而这些“外国道人”,是以“妙通玄术”、“能疗目疾”、“虚净服气”、“阴阳星算”、“言人死生贵贱”等方技入传的。

对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收入佛教方技人物,清人有不同的看法。清钱大昕在《沙门入艺术传始于晋书》一文中说:“而采其诞妄之迹,阑入正史,唐初史臣,可谓无识之甚矣。”^③针对钱大昕的评说,清赵翼却不以为然,他说:“抑见方者,方外也。伎者,艺术也。无艺术独

①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,第8册,第2494页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,第8册,第2474页。

③ 钱大昕: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六,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,第136页。

不可以方外处之乎!”^①赵翼的话很巧妙,他用“方外”一词,肯定了佛教方技人物以“伎”可处《艺术列传》中。佛教人物大多身具各种方技。《高僧传》载:安世高,“七曜、五行、医方、异术及至鸟兽之声,无不综达”。昙柯迦罗,“风云星宿图讖运变,莫不该综”。康僧会,“博览六经、天文、图纬,多所综涉”。诃罗竭,用神水为人“除疾病”,又传说为患者咒治,“十差八九”。求那跋陀罗,“幼学五明、诸论、天文、书算、医方、咒术,靡不该博”。善无畏,“艺术异能,无不谙晓”。佛教人物,也都涉及了“天文、医药、术数”这些方技的内容。法显西天求法,回国后写了一本《西域记》,介绍了佛教大乘“五明”。法显曰:“一曰声明:释诂训字,詮目疏剥。二曰工巧明:伎术机关,阴阳历数。三曰医方明:禁咒闲邪,药石针艾。四曰因明:考订正邪,研核真伪。五曰内明:究畅五乘,因果妙理。”法显介绍的佛教“五明”,其中工巧明、医方明,与本书研究的术数、方技的范畴是一致的。如此看来,佛教方技人物的确可以“艺术”入方技传。唐初史臣对“艺术”一词的使用,已不是一个名词的选择问题,而是表达了一种把握史实的方法。唐史臣的方法给我们一个启迪,即研究中国古代方技史,不仅要研究道教中的方技,还要研究佛教中的方技。

《晋书》好取鬼神怪物入传以广见闻,故多载“巫祝厌劾”之事。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载:“韩友,字景先,庐江舒人也。为书生,受《易》于会稽伍振,善占卜,能图宅相冢,亦行京、费厌胜之术。龙舒长邓林妇病积年,垂死,医巫皆息意。友为筮之,使画作野猪著卧处屏风上,一宿觉佳,于是遂差。”^②京,指京房;《汉书·五行志》记京房“知时”、好占灾异,笔者未见他讲过厌胜之术。费,指费长房,传说能以符专制百鬼、医疗众病。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又载:“淳于智,字叔平,济北卢人也。有思义,能易筮,善厌胜之术。”^③又载:“杜不愆,庐江人也。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,屡有验。高平郗超年二十余,得重疾,试令筮之,不愆曰:‘案卦言之,卿所苦寻除。然宜于东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养雄雉,笼盛置东檐下,却后九日丙午日午时,必当有雌雉飞来与交,既而双去。若如此,不出二十日病都除。又是休应,年将八十,位极人臣。若但雌逝雄留者,病一周方差,年半八十,名位亦失。’”^④《晋书》所记,皆当时厌胜之术。

厌胜,又叫禳胜,是为除灾却病而进行的一类法术活动。巫医用厌胜之术除病的方

① 赵翼:《廿二史劄记》卷十六,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,第322页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,第8册,第2476页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,第8册,第2477页。

④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,第8册,第2479页。

法,早见于《五十二病方》的记载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载:“齐有彗星,齐侯使禳之。”禳,除也。《左传》记载齐侯欲用禳胜之术除灾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:秦德公既立,“用三百牢于鄜畤,作伏祠,磔狗邑四门,以御蛊菑”。伏祠,伏日祭祠;夏至到立秋之间有三伏日。《史记》载秦德公杀犬置城邑四门,以禳御蛊毒灾害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:“(莽)性好时日小数,及事迫急,亶为厌胜。”《汉书》说王莽擅长厌胜之类术数。

厌胜之术往往取一“小物”,置某处以“厌而胜之”。《太平经》载《方药厌固相治诀》问:“今小物安能感动天,使其治乱愤愤乎?”《太平经》对所取“小物”的厌胜作用,是有所怀疑的。《南史·顾欢列传》载:“山阴白石村多邪病,村人告诉求哀,欢往村中为讲《老子》,规地作狱。有顷,见狐狸鼯鼯自入狱中者甚多,即命杀之。病者皆愈。又有病邪者问欢,欢曰:‘家有何书?’答曰:‘唯有《孝经》而已。’欢曰:‘可取《仲尼居》置病人枕边恭敬之,自差也。’而后病者果愈。后人问其故,答曰:‘善禳恶,正胜邪,此病者所以差也。’”^①顾欢,刘宋时人,他对厌胜之术的作用,提出了“善禳恶,正胜邪”这一说辞。从《南史》所记顾欢的厌胜术来看,南北朝时人对厌胜术,还是深信不疑的。其实,直至今日,这类厌胜之术都未完全绝迹。

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又载:幸灵者,豫章建昌(今属江西省奉新县)人。“时高悝家有鬼怪,言语诃叱,投掷内外,不见人形,或器物自行,再三发火,巫祝厌劾而不能绝。适值灵……悝固请之,灵不得已,至门,见符索甚多,谓悝曰:‘当以正止邪,而以邪救邪,恶得已乎!’并使焚之。惟据轩小坐而去,其夕鬼怪即绝……十余年间,赖其术以济者极多。后乃娶妻,畜车马奴婢,受货赂致遗,于是其术稍衰,所疗得失相半焉。”^②《晋书》说,幸灵治高悝家鬼怪,主张“以正止邪”,“惟据轩小坐而去”。而幸灵的法术,要胜过巫祝的厌劾术和道士的“符”术。惟幸灵在娶妻畜奴后,接受财货贿赂,“于是其术稍衰”。此借鬼怪而说人事,其间道理也值得深思。

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载神仙家:“孟钦,洛阳人也,有左慈、刘根之术,百姓惑而赴之。”^③苻坚恶其惑众,命苻融诛之。百姓传说他,“化为旋风,飞出第外”。又载:“王嘉,字子年,陇西安定人也……不食五谷,不衣美丽,清虚服气,不与世人交游。隐于东阳谷,凿崖穴居,弟子受业者数百人,亦皆穴处。”^④

① 《南史》卷七十五,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,第6册,第1875页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,第8册,第2483页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,第8册,第2495页。

④ 《晋书》卷九十五,第8册,第2496页。

《晋书》记神仙家多人《隐逸列传》，今据《晋书·隐逸列传》摘录一人：张忠，字巨和，中山人。永嘉之乱，隐于泰山，自称“东岳道士”，“恬静寡欲，清虚服气，餐芝饵石，修导养之法”。“好事少年或问以水旱之祥”，张忠曰：“天不言而四时行焉，万物立焉，阴阳之事非穷山野叟所能知之。”^①这位隐士谦虚地回答不知这类“阴阳之事”。隐逸者，或曰隐士，他们如神仙家一样“修导养之法”。史家先后为隐士立有专传，《后汉书》作《逸民列传》，《宋书》作《隐逸列传》，《南齐书》作《高逸传》，《魏书》作《逸士列传》，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作《隐逸列传》，唐人袭之，著《晋书》、《隋书》均立有《隐逸列传》。

《晋书·艺术列传》却无医家的记载，今据《晋书》引医事二则：

颜含，字弘都，琅邪莘人也……兄畿，咸宁中得疾，就医自疗，遂死于医家。家人迎丧，旒每绕树而不可解，引丧者颠仆，称畿言曰：“我寿命未死，但服药太多，伤我五脏耳。今当复活，慎无葬也。”……父母从之，乃共发棺，果有生验，以手刮棺，指爪尽伤，然气息甚微，存亡不分矣。饮哺将护，累月犹不能语，饮食所须，托之以梦。阖家营视，顿废生业，虽在母妻，不能无倦矣。含乃绝弃人事，躬亲侍养，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。（《晋书·孝友·颜含列传》）^②

颜畿“服药太多”，伤及五脏，昏迷达十三年之久，这是一则因药物中毒而成植物人的典型病例。然后人乐道颜含“躬亲侍养”之事，对“服药太多”的恶果反而不那么重视了。又颜畿“就医自疗，遂死于医家”，莫非晋时医者已在家中设置病房？

《晋书·裴秀列传》又载，裴秀第二子裴颀：

颀通博多闻，兼明医术。荀勖之修律度也，检得古尺，短世所用四分有余。颀上言：“宜改诸度量。若未能悉革，可先改太医权衡。此若差违，遂失神农、岐伯之正。药物轻重，分两乖互，所可伤夭，为害尤深。古寿考而今短折者，未必不由此也。”……时人谓颀为言谈之林藪。^③

① 《晋书》卷六十四，第8册，第2451页。

② 《晋书》卷八十八，第7册，第2285页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三十五，第4册，第1042页。

裴颢兼明医术,他发现度量衡的改变,可能造成“药物轻重,分量乖互”,导致古方不验,故提出“宜改诸度量”。度量衡的改变,并不会造成组方比例的改变,古方不验的原因并不在此。裴颢却认为这种比例的改变,使药方“遂失神农、岐伯之正”。裴颢也未免太天真了,他说“若未能悉革,可先改太医权衡”;但他的药物“所可伤夭,为害尤深”说,不全为玄学清谈。

《晋书》列传中,还是记载了诸多方技人物,如《晋书·索靖列传》载:索靖,“该博经史,兼通内纬”,才艺绝人;“著《五行三统正验论》,辩理阴阳气运”。索靖辩理的“阴阳气运”,是否就是“五运六气”的运气说,因原书已佚,确实不好说了。又《晋书》列转载皇甫谧、葛洪、郭璞等方技大家,均见后面相关章节。

第二节 《七录》合术数、方伎为“术伎”

自陈寿撰《三国志·方技传》以来,南朝范曄撰《后汉书》已立《方术列传》二卷。但南朝四史(宋、南齐、梁、陈)五书,均无方技人物的专传,尤其是李延寿一人独撰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,《北史》载《艺术列传》二卷,《南史》却无此类方技人物的专传,个中原因我们并不清楚。

《隋书·许善心列传》载:许善心父撰著《梁史》,未成而歿,许善心续修家书,撰著《梁书》七十卷,载《数术传》一卷、《止足传》一卷。许善心父子所撰《梁书·数术传》,当为梁朝术数人物的专传,可惜该书未流传下来。许善心父子所撰《梁书·止足传》,又是怎样一卷书呢?唐姚思廉《梁书》载《止足列传》一卷,序曰:鱼豢作《魏略·知足传》;《宋书·止足传》有羊欣、王微;梁有天下,亦以为《止足传》云,见《梁书》卷五十二。姚思廉说《宋书·止足传》同《魏略·知足传》。今沈约《宋书》载有羊欣、王微列传,但无《止足传》,姚思廉所言可能是据徐爱《梁书》旧本。沈约《宋书·羊欣列传》载:羊欣,“素好黄老,常手自书章,有病不服药,饮符水而已。兼善医术,撰《药方》十卷”。①《宋书·王微列传》载:王微,“兼解音律、医方、阴阳术数”。②羊欣、王微并称方技人物,难道“止足”一词为南朝方技的又一异名?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曰:“《梁书》有不立传而立者,又有应立传而不立者。”赵翼谓

① 《宋书》卷六十二,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,第6册,第1662页。

② 《宋书》卷六十二,第6册,第1664页。

姚思廉的《梁书·止足列传》，只是为“处士”立传，梁时沙门宝志，善相为佛门方技，而未能入《梁书·止足列传》中，“乃《梁书》无方伎一门，遂少此传”。故许善心父子所撰《梁书·止足传》，亦当如沈约《宋书·隐逸列传》一样，是为一批高隐神仙者立传。“止足”，“知足”也。《抱朴子外篇·知止篇》曰：“祸莫大于无足，福莫厚乎知止。”^①如此看来，“止足”类似“隐逸”，并不是方技的另一个异名。

在南朝四史五书均无方技人物专传时，笔者据南朝目录家阮孝绪《七录》中的“术伎录”，对南朝“方技”一词的变化，作一些简单的考察。

阮孝绪，字士宗，陈留尉氏（今属河南省尉氏县）人。父彦之，宋太尉从事中郎。《梁书》本传曰：“时有善筮者张有道谓孝绪曰：‘见子隐迹而心难明，自非考之龟蓍，无以验也。’及布卦，既揲五爻，曰：‘此将为《咸》，应感之法，非嘉遯之兆。’孝绪曰：‘安知后爻不为上九？’果成《遯》卦。有道叹曰：‘此谓肥遯无不利。象实应德，心迹并也。’孝绪曰：‘虽获《遯》卦，而上九爻不发，升遐之道，便当高谢许生。’乃著《高隐传》，上自炎黄，终于天监之末，斟酌分为三品，凡若干卷。”^②《遯》卦上九爻辞：“肥遯，无不利。”遯，遁的异体字，隐遁之意。《咸》卦辞：“亨，利贞，取女吉。”张有道怀疑阮孝绪的隐遁之心，在既揲五爻后，故意说将成《咸》卦。阮孝绪说亦可能成《遯》卦，后果成《遯》卦。张有道感慨道，此表明了阮孝绪的“心迹”。阮孝绪本人也是一位精通术数的人物。《梁书》本传记他卒于大同二年（536年），时年五十八，知其生于刘宋昇明三年（479年）。

阮孝绪所著《七录》已佚，其《七录序》保存在《广弘明集》卷第三中。据《七录序》，阮孝绪的《七录》系从王俭的《七志》而来，王俭的《七志》仿刘向、刘歆的《七略》而作。阮孝绪曰：“昔刘向校书……《七略》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，故以《辑略》为名，次《六艺略》，次《诸子略》，次《诗赋略》，次《兵书略》，次《数术略》，次《方伎略》。王俭《七志》改《六艺》为《经典》，次《诸子》，次《诗赋》为《文翰》，次《兵书》为《军书》，次《数术》为《阴阳》，次《方伎》为《术艺》。以向虽云《七略》实有六条，故别立《图谱》一志，以全七限。其外又条《七略》及二汉《艺文志》、《中经簿》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，佛经、道经各为一录。”^③王俭的《七志》实“六志”加《图谱》一志，及先前“所阙之书”，并方外之佛经、道经，细数竟有“十志”。简言之，王俭的《七志》，将《数术略》改为《阴阳》，将《方伎略》改为《术艺》。王俭的“术艺”，类似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“方技”。

① 杨明照：《抱朴子外篇校笺》卷之四十九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下册，第586页。

② 《梁书》卷五十一，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，第3册，第740页。

③ 道宣：《七录序》，见《广弘明集》卷第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12页。

阮孝绪曰：“王(俭)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，故改为阴阳；方伎之言事无典据，又改为艺术。”“艺术”，当为“术艺”。阮孝绪说了王俭改名的理由：“窃以阴阳偏有所系，不如数术之该通。术艺则滥，六艺与数术不逮方伎之要显，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。但房中、神仙既入仙道，医经经方不足别创，故合术(原书作‘故’字，今据《七录目录》改)伎之称，以名一录，为内篇。”^①阮孝绪说得也算清楚，阴阳太偏，术艺则滥，房中、神仙入养生，“医经经方不足别创”，他“还依刘氏各守本名”，但“合术伎之称，以名一录”，即将刘向父子的“数术”、“方伎”，合称为“术伎”。阮孝绪的“术伎”一词，类似《三国志》的“方技”。

《七录序》曰：“其方内经史至于术伎，合为五录，谓之内篇；方外佛道，各为一录，谓之外篇。凡为录有七，故名《七录》。”^②《七录目录》载：《经典录》、《记传录》、《子兵录》、《文集录》、《术伎录》，为内篇；《佛法录》为外篇一，《仙道录》为外篇二。

《术伎录》载天文部四十九种，纬讖部三十二种，历(谱)部五十种，五行部八十四种，卜筮部五十种，杂占部十七种，刑法部四十七种，医经部八种，经方部一百四十种，杂艺部十五种。右十部五百五种(原书作五百五种，笔者统计为四百九十二种)。从《术伎录》十部看，《术伎录》的内容是《术数略》的全部、《方技略》的半数，增加了纬讖(即讖纬)部、杂占部。讖纬部所载为东汉盛行的方术书，杂占部则包括音乐、绘画、书法。但音乐、绘画、书法虽也为“技”，毕竟未入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《术数略》、《方技略》，本书也就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。

《七录》的特色，不仅合“数术”、“方伎”为《术伎录》，而且又撰《佛法录》、《仙道录》。《广弘明集》曰：阮孝绪，“编次佛道，以为方外之篇，起于是矣”。阮孝绪的“佛道”，是独立于《术伎录》之外的《佛法录》、《仙道录》。《七录序》曰：“王则先道而后佛，今则先佛而后道，盖所宗有不同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。”^③阮孝绪说，王俭的《七志》“先道而后佛”，他的《七录》“则先佛而后道”。

《佛法录》为外篇一，载戒律部七十一种，禅定部一百四种，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种，疑似部四十六种，论记部一百一十二种。共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种。《佛法录》的分类，禅定部可肯定与佛教修行有关，我们并不知其他四部的具体内容。

《仙道录》为外篇二，载经戒部二百九十种，服饵部四十八种，房中部十三种，符图部七十种。共四部四百二十五种(原书作四百二十五种，笔者统计为四百二十一种)。从《仙道录》的细目看，《方技略》的房中者、神仙者被归入《仙道录》中；房中、神仙之类方技，在“方

①②③ 《七录序》，第112页。

外之篇”有了归宿。《仙道录》新增了服饵部、符图部。

南朝四史五书虽未立方技人物专传,但也不乏方技人物的史实。如《南史》记徐熙得扁鹊《镜经》,因精心学之,遂名震海内;其子徐秋夫,弥工其术。《南齐书》记徐嗣伯治房伯玉服五石散病,《梁书》记徐文伯为范云疗疾等。笔者据南朝四史五书,摘录一些南朝方技人物的史料如下。

一、南朝天文律历

《宋书·何承天列传》载:何承天改定《元嘉历》,语在《律历志》。

《南齐书·祖冲之列传》载:祖冲之,字文远,范阳蓟(今属河北省保定市)人。《南史》记祖冲之为范阳道(今属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)人。祖冲之造《大明历》,又改造指南车,造千里船、水碓磨,《宋书》称“马均以来未有也”(何承天、祖冲之事迹,见本书第十八章第二节)。

《南齐书》载:“檀超以《天文志》纪纬序位度,《五行志》载当时祥沴,二篇所记,事用相悬,日蚀为灾,宜居《五行》。”^①檀超说,《天文志》中有关日蚀灾异方面的内容,宜置入《五行志》。檀超的这一提议影响了魏收,魏收著《魏书》“三志”时,却将《五行志》的“薄蚀彗孛”部分,并入《天象志》中。

二、南朝术数

《宋书》载:“(蔡)兴宗初为郢州府参军,彭城颜敬以式卜曰:‘亥年当作公,官有大字者,不可授也。’及有开府之授,而太岁在亥,果薨于光禄大夫之号焉。”^②式卜,亦称式占,以选择时日为主的一种占卜,根据使用工具的不同,主要分为雷公、太乙、六壬“三式”。宋以后称太乙、六壬、遁甲为“三式”。

《南史·梁武帝纪》载:“及中大同元年,同泰寺灾……(帝)召太史令虞履筮之,遇《坤》。履曰:无害。其繇云:‘西南得朋,东北丧朋,安贞吉。’《文言》云:‘东北丧朋,乃终有庆。’帝曰:‘斯魔鬼也。酉应见卯,金来克木,卯为阴贼。鬼而带贼,非魔何也?’”^③这段引

① 《南齐书》卷四十八,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,第3册,第833页。

② 《宋书》卷五十七,第5册,第1585页。

③ 《南史》卷七,第1册,第224页。

文,《太平御览》误作:“梁大同中,同泰寺灾。帝召太史令虞履筮之,遇《坤》之《履》。曰:无害。”虞履并没有使用《左传》本卦、之卦占筮,故不得断之为“遇《坤》之《履》”。虞履引用的是《坤·彖》,原文作“西南得朋,乃与类行;东北丧朋,乃终有庆。安贞之吉,应地无疆”。“乃终有庆”,亦非《文言》中的句子。京房纳甲法,有“世爻为酉金,应爻为卯木”之说,故梁武帝说“酉应见卯,金来克木”。十二地支占,申、子为贪狼,寅、午为廉贞,亥、卯为阴贼,巳、酉为宽大,戌、丑为公正,辰、未为奸邪。六爻占断,今应爻为卯,所以梁武帝说“卯为阴贼,鬼而带贼”。梁武帝萧衍精通纳甲法,其子梁元帝萧绎,亦是一位精通术数的人物。《梁书·梁元帝纪》载,梁元帝著《筮经》十二卷、《式赞》三卷。

《陈书》载:“长沙王叔坚,字子成,高宗第四子也……叔坚少杰黠,凶虐使酒,尤好术、卜筮、祝禁。”“是时后主患创,不能视事,政无小大,悉委叔坚决之,于是势倾朝廷……叔坚不自安,稍怨望,乃为左道厌魅以求福助,刻木为偶人,衣以道士之服,施机关,能拜跪,昼夜于日月下醮之,祝诅于上。”^①结果,被人上书告其事。后主陈叔宝囚陈叔坚于宫内西省,后赦之,免所居官。

三、南朝医家

《南史》载:褚澄,字彦道,阳翟(今属河南省禹州市)人,善医术。“建元中,为吴郡太守,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,澄见谓曰:‘汝有重疾。’答曰:‘旧有冷疾,至今五年,众医不差。’澄为诊脉,谓曰:‘汝病非冷非热,当是食白淪鸡子过多所致。’令取苏(蒜)一升煮服之。始一服,乃吐出一物,如升,涎裹之动,开看是鸡雏,羽翅爪距具足,能行走。澄曰:‘此未尽。’更服所余药,又吐得如向者鸡十三头,而病都差,当时称妙。”^②白淪鸡子,白煮鸡。褚澄对医学的最大贡献为著《褚氏遗书》传于世,全书分受形、本气、平脉、津润、分体、精血、除疾、审微、辩书、问子十篇,故又称《医论十篇》。

南朝医家,又以徐之才家族最为著名,见本章第四节。

四、南朝道教

南朝道教,当以陆修静、陶弘景为代表。陆修静,字元德,南朝刘宋时期著名道士。

① 《陈书》卷二十八,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,第2册,第366—367页。

② 《南史》卷二十八,第3册,第756页。

《宋书》未收陆修静始末,但陆修静著述颇多,以《陆先生道门科略》最为著名。南朝道教,累积存在诸多问题。陆修静欲从“禁戒律科”入手,改革天师道。他说:“太上患其若此,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、禁戒律科,检示万民逆顺、祸福、功过,令知好恶。”^①他主张:“背盟威清约之正教,向邪僻祆巫之倒法。”其书注曰:“盟威法:师不受钱,神不饮食,谓之清约。治病不针灸汤药,唯服符饮水,首罪改行章奏而已。居宅安冢,移徙动止,百事不卜日问时,任心而行,无所避就,谓约。千精万灵、一切神祇,皆所废弃,临奉老君、三师,谓之正教。”“祭祀鬼神,祈求福祚,谓之邪;称鬼神语,占察吉凶,谓之祆;非师老科教,而妄作忌讳,谓之巫。书是图占冢宅地基、堪舆凶咎之属,须上章驱除。”^②陆修静提倡“正教”,以尊奉老子为正,以祭祀鬼神为邪。但他说驱除“图占冢宅地基、堪舆凶咎之属”,可能说得早了点;时风水之说渐趋兴盛,一些道人怎会放弃这种有利可图的学说?对南朝天师道的改革,陆修静是做了许多事的。

陶弘景是另一位博学多才的道教方技大家。《梁书·陶弘景列传》载:“性好著述,尚奇异,顾惜光景,老而弥笃。尤明阴阳五行,风角星算,山川地理,方国产物,医术本草。著《帝代年历》。”^③又载:“又尝造浑天象,云:‘修道所须,非止史官是用。’”^④陶弘景所造的这座浑天象,《南史·陶弘景列传》载:“高三尺许,地居中央,天转而地不动;以机动之,悉与天相会”。《南史》又记陶弘景:“天监末,献丹于武帝。中大通初,又献二刀,其一名善胜,一名威胜,并为佳宝。”^⑤《南史》又曰:“弘景妙解术数,逆知梁祚覆没。”^⑥陶弘景还作了一部《本草经集注》,在本草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(陶弘景著作,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)。

五、南朝佛教

梁武帝、梁元帝不仅精通术数,而且都素信佛教。梁武帝尤长释典,制诸经义记数百卷,亲自开讲。梁元帝时为皇子,更是在宫内别立慧义殿,招引名僧,专为法事之所。

《梁书·本纪第三》载:梁武帝萧衍,“兼笃信正法,尤长释典,制《涅槃》、《小品》、《净

① 陆修静:《陆先生道门科略》,《道藏要籍选刊》本,第8册,第477页。

② 《陆先生道门科略》,第479页。

③④ 《梁书》卷五十一,第3册,第743页。

⑤ 《南史》卷七十六,第6册,第1899页。

⑥ 《南史》卷七十六,第6册,第1900页。